

奇探司马洛

B 夜煞

香港 冯嘉 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奇探司马洛

B·夜煞

冯嘉著

*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河北省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7 字数 148000

1986年8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227-00339-6/I·63

定价 2.40 元

夜 煞

内 容 简 介

一个神秘的人物号称夜煞，他所到之处，都笼罩上恐怖的阴影，灾祸接连发生。

职业杀手霹雳枪与他的搭档受雇佣到一个荒芜的地方对付夜煞，但行动未展开便遭冷枪，但致命的一枪竟是死者自己练靶时所放的，难道子弹能折返杀人？

风流奇探司马洛遇到霹雳枪，得知夜煞已经掌握很多大城市的经济命脉，对繁华城市的一切已能做到翻云覆雨的地步。

司马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投向与夜煞敌对的一方与他周旋，探查他的图谋……一场邪正黑白的恐怖神奇大搏杀正在展开，紧张、刺激，计中有计，结局令人拍案惊奇！

目 次

夜煞杀人	手法离奇	1
小小年纪	料事如神	30
先人遭蛊	黑巫被制	58
杀人失败	留下后患	84
视觉被扰	几乎命丧	114
夜煞势力	屡受摧毁	138
太阳之下	邪不胜正	173

夜

煞

夜煞杀人 手法离奇

那个男人，一副威武的样子。

他的上装已经脱了下来，露出了他的武器，那就是一把手枪，枪插在一只枪袋里，而枪袋就挂在腋下，因此他脱了上装，就可以看见手枪了。

而他还作出一副威武的样子。

他在镜子前面作出一个紧张的样子，忽然以快速的手势把枪一拔拔了出来，对着镜中的自己。

他的同伴说：“哎！别来这一套吧！”

他有一个同伴正躺在这房间的床上，看着一份报纸。

这个威武的人又把枪插回了枪袋中。

他再作了一下姿势，又闪电般把枪拔出来，指着镜中的自己。

他的同伴说：“我除了在西部片的电影中之外，还未看见过有人需要比赛拔枪快的；通常是有枪的人就赢，没有枪的人就输。”

那个威武的人说：“假如有枪碰着有枪呢？”

他又来了一下快速拔枪。

“那就会动拳头先把对方打倒！”他的同伴说：“不论你拔枪多快，都是不及拳头快的。”

那威武的人说：“假如距离很远呢？”

“这个——一个好手是早知对手有没有枪的。”

“假如大家都同样是好手呢？”

他的同伴有些不耐烦了：“总之我就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，而且，放枪也不是一只手，要两只手执住伸直，一只手通常不够稳，枪会跳。”

那威武的人说：“你看你的报纸，我玩我的枪，我又不是吵着你。”

“我们以枪为生的人是不玩枪的，”他的同伴说：“玩得多了，就提高了走火的机会，你很容易伤害自己，而我同你共处一室，也是很容易被你所伤的。”

这同伴讲了许多话，还是以这一句最言之成理。

那个威武的人还是继续他的威武动作。

他又把枪插回去了，又作势。

他的同伴说：“老天！别玩好不好？越是手快越容易走火。”

那人还是很快的把手枪拔出来，向镜中的自己一指。

这时，枪声就响了，镜子碎掉。

那人整个向后跌回去，仰躺在床上；额上有个枪弹洞，好像添了只眼睛。

他的同伴叫起来道：“我早对你讲了，你会射中自己——”

这话没讲完就停了，人亦呆在那里。

他忽然觉得不对，因为人对着镜子放枪，是不会射中自己的，只会把镜子射破。

镜中的人只是一个反影，不是真实的，镜中的反影不可能射出枪弹来。

但是，现在这个人却是给镜中的反影射中了。

他的同伴匆匆把他检验一下，发觉他已死了。

这个同伴，就愕在那里，看着那碎掉了的镜子。

夜风吹动窗帘，使窗帘飘扬了一下。

这风并不冷，但是却使他感到有一股寒意。

这奇怪的事情，发生在夜间，是特别令人不安的。

帘子又动了一下，窗外似乎有些声音。

这人立即把他的枪拔出来，对着窗口。他的枪也是插在枪袋里的，不过枪袋则是挂在椅背上。

他喝道：“谁在那里？”

窗外传来一声怪叫，他连忙打一个滚躲到床的另一边，并且扭灯使灯熄了。

没有什么反应，那一声怪叫，可能是一只夜鸟飞过，也可能是一只野狗或者野猫之类。这里是一个很荒僻的地方，这种东西是经常出现的。

灯熄了，并没有使这人觉得安全一些，因为他并不是在和什么人枪战，他是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，这种事情是在黑暗中更令人感到恐惧。

于是他又把灯燃亮。

他看见了他那个死去的同伴，仍是躺在床上，眼睛大大地睁着，额上那个子弹洞口只流了很少很少的血。

“老天！”这人说：“我不能够留在这屋子里。”

他终于毅然作出决定。

他把死者身上的钱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，这些东西，死人是用不着的。

他把重要的东西放入他带来的那只小行李箱内，拿着箱子和灯走到门口。

这灯只是一盏煤油灯。

他在门口望望外面四周，没有什么人。这个荒凉的地方，什么人都没有，屋子的旁边只有他们开来的车子。

他把灯向屋内一丢，灯就破了，灯油也倒了出来，开始着火燃烧。

这个人登上车子，开车离去。

他开了一段路再回头看看，屋子已经全间在着火了。

他喃喃着说：“再见！老朋友！”

这是对朋友的唯一解决方法，因为这里是离开市区很远的地方，他找不到人来处理，而他也不便带着一具尸体走路。这里是没有报警这回事的，他也不见得是那种愿意报警的人；带着枪的人，是不喜欢与警方有什么联络的。

他的车子远去了，屋子继续燃烧，这是一间简陋的屋子，大部份都是用木作为材料，所以烧得很旺，这间屋子根本没有主人，这里有许多屋子都没有人住，只要找一间住进去就行了；也因此，没有人反对屋子被烧掉。

这也算是火葬。

这里有许多屋子都被放弃了，显然是有原因的——这里原来会发生怪事。

* * *

第二天早上，屋子已经剩下了一堆废物，木头完全烧掉

了，只是有屋的地基仍存，那是用泥石砌的；那些是烧不掉的东西，不过也是已经烧到又焦又裂了。

有一部汽车在晨曦驶来了，车子在屋子的废堆旁边停下，一个英俊而高大的人从车上下来，走进废堆中，拿起一根烧剩的铁枝撩拨了一阵，但随即就回到车上，把车子开动了。

他的车子直向山坡驶上去，离开了那条泥路，到了一座小树林，就从车上下来，走入林中。

他在一棵树下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下来吧！我早就看见你了。”

没有反应。

他说：“你还是下来吧，你在树上，我不走，你就逃不掉；我又不是来杀你。”

上面的树枝动了一阵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从树上爬下来了。

他有很深色的皮肤，那是因为多晒太阳的缘故，他显然是住在这个地区的。

他怀着戒心地看着这个来人，说：“你不是来杀我的？”

“为什么我要杀一个孩子呢？”

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孩子问。

“我想问你一些事情，我叫司马洛，你有名字吗？”

“我叫阿宝。”孩子说。

“阿宝！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可以问你一些事情吗？”

“看看是什么事情吧。”阿宝说。

“你是住在这附近的吗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很远。”阿宝说。

很可能他并不是住得很远，只是他要保护自己的家。

司马洛微笑道：“很远即是多远？”

“要几天路程啊！”阿宝说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步行可能要走几天，我有车，很快就可以到达了。”

“我的家是车子开不到的。”阿宝说。

“我不是要到你的家去，”司马洛说：“算了吧！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玩”阿宝说。

“你不是在玩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是在看那间烧掉了的屋子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阿宝问：“你怎么可能看见我在树上呢？”

司马洛说：“我有望远镜。”

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”阿宝说：“你没有用过望远镜。”

司马洛又微笑起来：“你是一个很小心的人，你躲在树上，但是我比你更小心，我在接近这之前已经先用望远镜看清了周围的一切；那时你还没有看见我，我已经看见你了。”

“哦！”阿宝说着，不由显得佩服。

司马洛说：“我想问你那间屋子的事，那里刚刚被烧掉了，我想找住在屋子里的两个人；你知道这两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吗？”

阿宝的眼睛闪动着，不出声。

司马洛说：“其中一个已经死了，他的尸体给烧剩了骨

头，但他的头骨上有一个子弹洞；那间屋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死了，那另一个人呢？”

“不是我杀的。”阿宝忙说。

“我也不认为是你杀的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阿宝说。

“那你在这里看什么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我是在这里玩的。”阿宝说。

“不要对我说谎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已经看了你很久，你是在看，你是在等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不能告诉你什么。”阿宝显得慌起来了。

“我现在也不是要逼你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是想知道，那两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他们之中有一个死了，是有人杀死了他。你在等什么，我可以不管，不过似乎你的事情与我的事情有关，而这两个人之中死了一个人，你也可能有危险。”

阿宝看了他一阵，说道：“你既然是他们的朋友，那么其中一个走了，他不会和你联络吗？”

司马洛说：“我并没有说我们是朋友，我只要在找他们调查一件事。”

“要调查什么呢？”阿宝问。

“假如我告诉你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就也要告诉我你的秘密了？”

这似乎又非阿宝所愿，于是阿宝不问了，他说：“剩下的一个，昨天晚上开车走了。”

“发生了什么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剩下的一个放火把屋子烧掉。”阿宝说。

“你昨夜已经在这里看着了？”司马洛说。

阿宝不能够否认，他就只好不出声了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看到发生了什么吗？”

“我望不进屋子里，”阿宝说：“那个走了的人，一定是杀死了留下的一个。”

“他们不会这样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他们是好朋友。”

“我听见枪声，”阿宝说：“你说留下的一个是中枪的，但只有他们两个在屋中。”

“他们不会自相残杀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一定是有第三者开枪的。”

“我没有见到有第三者，”阿宝说：“他们是两个人在里面，没有第三个人，我听见枪声，没有第三者离开。你可以看到车子的轮印，你可以跟着轮印找那个逃走的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但是轮印只是在泥地上可以见到，公路上的路面是硬的，不会留下轮印的。”

“那么，”阿宝说：“你就不能够找到这个人了吗？”

“我还是能的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不过只是麻烦一些，我先要知道他们在这里做了些什么。”

“他们没有做什么，”阿宝说：“两个人是白天来的，晚间只得一个人走。”

司马洛说：“你一直在看着他们，为什么呢？”

阿宝这时还是不出声。

“好吧！”司马洛说：“我不问好了，谢谢你！”

他转身出林，走向自己的车子。

阿宝忽然说：“波波巴唷！”

“什么？”司马洛转头看着他，皱眉问道。

“没有什么。”阿宝说。

司马洛走到车子旁，上了车，把车子开动了，就离开了那个地方。

他的车子沿着泥路行了一阵，又看见阿宝在前面出现。

他开车是比阿宝步行快得多的，但是阿宝在他的前面出现，仍是不使他感到意外，那是因为车子所行的路是甚为曲折的，要兜一个大圈，阿宝只要跑得快，走直线，就可以比他先到。

司马洛在他的旁边把车子停了下来。

阿宝说：“你是不是叫霹雳枪？”

司马洛说：“你上车吧！”

他打开车门，让阿宝坐上了车子。一个小孩坐到座位上，人就矮了一截，因此阿宝就跪了起来，以方便看到前头。司马洛又把车开动了。

阿宝说：“你就是霹雳枪吗？”

“我已经对你讲过我叫什么名字。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并不是说谎的。”

阿宝说：“霹雳枪是一个外号。”

“我没有这样的外号，”司马洛说：“那两个住那间屋子的人，其中一个应该就是霹雳枪。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呢？”

阿宝形容了他们的样子。

司马洛说：“走的那个就是霹雳枪，留下来的死者就是他的助手。”

“但是……死的那个样子更……更威武呀！”阿宝说。

“这种人不是有姿势就行的，”司马洛说：“外表弄得古灵精怪，装腔作势的人，往往是材料较少的人，因为，假

如是真材实料的，就不必在外表伪装了。”

阿宝说：“霹雳枪把他的助手杀死了，然后放火烧屋逃走了！”

司马洛说：“霹雳枪不会杀他这个助手，更加不会从远远跑到这里来杀死他的助手。”

“也许他们吵架呢？”阿宝问。

“他们是常常吵架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但是他们不会互杀，他们在一起已经很久——以前不会这样的，现在也是不会这样做。”

阿宝叹息道：“霹雳枪这样大的名气，却就这样给吓走了！”

“为什么你说他是给吓走了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你说不是他杀死他的助手，”阿宝说：“又没有别人进过那间屋子，那一定是有一些古怪。而且他走的时候，样子也的确是显得很害怕的。”

司马洛沉默起来。

阿宝说：“你是认识霹雳枪的？”

“我认识他们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你是来向他们寻仇的吗？”阿宝问。

“又不是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只是要找到他们，向他们问清楚一些事情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我的事情似乎与你很有关系。你好像是在等着这个霹雳枪，但是你不认识他。”

阿宝又不出声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用不着回答我。现在，我送你回去，还是在这里把你放下呢？我要找的人是霹雳枪，他已经回到市区，我就回去找他。”

“你可以带我去吗？”阿宝问。

“为什么要带你去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我也是要找霹雳枪。”阿宝说。

“哦？”司马洛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阿宝说：“我有些事要跟他谈谈的。”

“我不大明白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他来的时候，你只是偷看他而没有跟他谈什么，他走了，你又说要找他了。”

“我想不到他就是霹雳枪。”阿宝说。

“你认为霹雳枪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你可以带我去吗？”阿宝问。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司马洛的问题。

司马洛说：“不能！”

“你需要什么代价呢？”阿宝问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讲话的语气不像一个孩子，但你却是一个小孩子；我不能够在未得你的家长同意之前就带着你到处乱跑的，我必须先问准你的家长。”

“我没有家长。”阿宝说。

“你一个人怎能活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我能活！”阿宝说：“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，我在这里能活，但到了城市，我反而不懂得怎样过活。”

“你怎会只有一个人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阿宝又不出声了。

司马洛停车，说：“好了！你就在这里下车。”

他的车子虽然是行驶了一大段路，其实却是并没有开到什么地方去，只是在兜圈子，现在车子又已经回到原来的地方了。

阿宝只好打开车门下车。

司马洛又要开车，阿宝说，“好吧！好吧！”

“好什么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我告诉你好了。”阿宝说。

“我并没有问你什么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我的姐姐去了找霹雳枪，”阿宝说：“但是他并没有与他一起回来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人就是霹雳枪；现在，我就担心我的姐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”

司马洛皱眉看着他：“是你姐姐把他们请来的？”

阿宝点点头。

司马洛说：“为了什么呢？”

阿宝说：“你带我去，我就会告诉你。”

司马洛一伸手，就拿起了一把枪来。阿宝在车中时是看不见有枪，乃是因为枪是藏在车门的暗格里的。

这是一把非常犀利的武器，枪身短却可以射长程，亦有机关枪的威力，可以一分钟发射上百的枪弹。即使阿宝不知道这枪的厉害，他也知道是枪，他一时间就僵住了。

司马洛说：“我要杀你用不着开枪，我是奇怪那边有什么正在燃烧。”

阿宝回头望望，看见远处有烟正在升起。

他焦急地叫道：“这是我的家！”他立即向烟升起的地方跑。

司马洛开车追上了，叫道：“你的家，可以开车到达的吗？”阿宝打开车门上了车。

司马洛又开动车子，阿宝指路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家里有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阿宝说。

司马洛说：“那么，你有必要要回去吗？是烧，就应该一切都烧掉，你现在回去也是太迟了。”

阿宝迟疑着。

司马洛说：“当然，我这样想，只是假设有人会企图对你不利的，假如你认为是安全的话，那就应该回去看看，若你都认为是有人对你不利的，现在赶回去，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”

阿宝说：“在那里停车吧！你有望远镜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司马洛说。

他就在阿宝所指的地方停车。阿宝既然接受了他的假设，那么很明显地，他也是认为自己是危险的。

他所指的乃是山坡上面的一个地方，司马洛在那里停了车。他们可以在那山坡上居高临下，望得很远。

停车的地方差一点到达山冈的顶点，他们下车走了一段路，就到达山冈顶了。

司马洛在这里，就远远可以看到，有一间屋子正在着火焚烧，烟就是从那里升起来，袅袅的升上天空去。

他用望远镜望过去，就可以看得更清楚。

阿宝也是伏在一块大石上望过去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有贵重东西在屋里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阿宝说。

“那么为什么有人要放火烧你的屋子呢？”司马洛问。

阿宝不发声。

司马洛的望远镜早已离开了屋子，向周围的荒野观察。阿宝的屋子那里是不会有危险的，危险是在周围，他要看的